

林家成

著

你既爱我，为何弃我？
即使弃我，为何害我？

美人温雅

MEI

REN

上

WEN
YA

完美终结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美人温雅

上

林家成
著

完美终结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人温雅·完美终结 / 林家成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500-1098-7

I. ①美… II. ①林…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8843号

美人温雅·完美终结

林家成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特约监制 梁 艳

特约策划 雨 薇 何 源

营销统筹 卢 渔 杨 蕊

封面设计 树 果(刘艳)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责任编辑 张 越 钟莉君

特约编辑 何 源

封面插画 呀 呀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32.75

字 数 460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80元(全二册)

ISBN 978-7-5500-1098-7

赣版权登字: 05-2014-22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三十一章 可愿娶我为妻？

001

第三十二章 最后的选择

019

第三十三章 风云突变情义两难

038

第三十四章 换回女装

057

第三十五章 他和他的决战

075

第三十六章 成败转眼

092

第三十七章 柳婧成了公主

111

第三十八章 霸女强上弓

131



第三十九章 一朝大病百梦空

151

第四十章 死了活了

168

第四十一章 唯愿与卿重相见

185

第四十二章 长安再相逢

202

第四十三章 天长地久的圆满

221

第四十四章 重回洛阳显威风

238

可愿娶我为妻？
第三十一章

夜，又深了。

随着天空中最后一道霞光渐渐消失于天地之间，白衣楼二楼的一间厢房里，飘出了一阵悠远神秘、空旷绝妙的琴声。

路过的众人习惯性地停下脚步，习惯性地抬起头。

这一抬头，他们对上了那个拓印在纱窗上的长袍大袖的影子。

明明只是长袍大袖，明明灯火阑珊，明明远处人声如潮，可那身影在古老的琴声中显得那么高挺、俊美、悠远，还有苍凉……

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孤寂，无法言语的苍凉！

邓九郎面无表情地看着那白衣楼，看着楼下如痴如醉仰望倾听的行人，看着楼上影影绰绰，却俊美寥远如斯的身影，听着那神秘古朴的琴声，突然说道：“这琴非她所奏。”

地五说道：“是，这是桓子况所奏，他的琴技在柳白衣之上，只怕天下间，也是排在前几名的。”转眼他又补充道，“桓子况是前朝大文学家桓宽之嫡系子孙，长相俊逸出尘，美名扬于豫州，现在也是柳白衣的护卫之一。”

地五小心地看了一眼邓九郎后，低声说道：“郎君，我以为，你应该与柳白衣好好谈一谈。郎君虽是信她清白，可她终日与这些人在一起，只怕声名难再……”

邓九郎没有回话。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对面的白衣楼。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了良久后，他才低声说道：“你们退下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是！”

此时此刻，在白衣楼中欣赏桓子况琴声的，并不止柳婧等人。

顾呈也在。

他刚刚出现在楼梯口。这楼梯处有点深，光芒透不进来，令停下脚步不再前进的他完全处于黑暗中。

而站在黑暗中的顾呈，一眼便看到了那个好整以暇地坐在榻上，表情闲适的柳婧。

与前几次相比，这时的柳婧很安静，她身后没有了那些美姬，角落里也不再站满那些咄咄逼人的护卫。

她只是仰着头，只是这般静静地倾听着。

顾呈朝柳婧深深地看了一眼，衣袖一甩，转身就走。

见他一句话没说便退了下来，一个仆人凑上前道：“郎君既然来了，怎的又匆匆返回？可要小人通报一声我家公子？”

“不必了！”顾呈的声音极低沉，他俊美高雅的脸孔在灯火下越发显得苍白，“没有必要。”丢下这几个字后，他大步离去。

不管是邓九郎曾经在对面的酒楼徘徊寻思了一会儿，还是顾呈来了又去，这些柳婧都不知道。

她一直听着桓子况的琴声，一直一直听着。

桓子况这人，心性旷达，经历颇多，所奏的琴声中，既有山水之妙，又有沧桑之意，在这个时候，能让她纷乱的思绪得到平静。

所以，她整整坐了三个时辰，那个温柔地看着她，如兄长一样的美男子，也整整奏了三个时辰的琴。

直到子时已过，直到明月西斜，天边鸡鸣！

因头一晚几乎没有入睡，第二天柳婧起得稍晚。起来之后，她把诸事丢给霍焉、张景等人处理后，便坐着马车出了街道。

她来到洛阳多日，这还是第一次在街中闲逛。

走着走着，柳婧看到了一个身影，当下急声说道：“停一下。”

她刚刚准备下车，又迟疑了，过了一会儿，她缩回马车中，苦笑着说道：“还是走吧。”

“是。”驭夫刚应了，一辆马车驶了过来，只听一个清甜的女子声音说道：

“敢问车中人可是柳白衣柳公子？”

柳婧一怔，淡淡说道：“不错，我是柳白衣，不知小姑是……”

“我姓吴，九郎唤我阿佼。”那女子自我介绍到这里，慢慢掀开车帘，露出一张秀美温婉的面容，一看就是大家闺秀。

吴佼温婉地说道：“柳白衣，我想与你说说话，可以吗？”

看到眼前少女美丽动人的身姿，柳婧的眼神有点飘。她看向少女身后，那个进入酒楼的挺拔身影，意兴索然地说道：“你的九郎刚刚才进了那酒楼，你有什么话，不妨亲自去跟他说。”

吴佼转而向那酒楼看去，“原来真是九郎。听说过几天他就要去西南平夷了……”在柳婧僵住时，吴佼轻声说道，“九郎这一去又是数年，真不知归来时，我等已身归何处！”声音中，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幽怨和忧伤。

邓九郎要去西南平夷？

他要去西南平夷！

陡然间，柳婧感觉有什么堵在了胸口，令她一口气提不上来。

双唇紧抿了一会儿后，她低声道：“我去一下。”她不再看吴佼，迈步朝酒楼走去。

见柳婧自始至终也就那么眼皮耷拉地看了自己一眼，现在离去，更是半点礼数也无，饶是吴佼修养再好，这时也是脸色一变。

她雪白的贝齿紧紧咬着下唇，恨恨地想道：不过是那样一个出身，不过是个一无所有，不得不抛头露面辛苦奔波的下等之人，居然不给我颜面！居然敢看我不起！

如吴佼这样的人，从小便生活在别人的奉承和赞美中，可柳婧对她的态度，是一种连让她记住这个人的名号，连多看她一眼也不愿的不屑！

因此，吴佼美丽的脸孔都气得发了白！

柳婧刚刚走入酒楼，便听到了二楼邓九郎那混在众世家子弟说话声中格外低沉磁寒的语调。

在原地怔怔地站了好一会儿，柳婧才再次迈步。她穿着那袭白色的镶着暗色边纹的衣袍。行走间，那宽大的衣袖随着她的动作极有韵律地摆动着，很是赏心悦目。

于这种大袖飘摇中，柳婧缓步上了二楼。

她一上二楼，便看到了邓九郎，以及把邓九郎包围在中间坐在榻上的十几个大世家子弟。

这还是她第一次看到天子脚下横行一时的大世家子弟。真说起来，她柳白衣现在拥有再多，钱财再盛，却是连与他们同席的资格都没有。

柳婧迟疑了一会儿，才再次迈步，她缓慢而优雅地走到了邓九郎身后。

众世家子弟正谈笑风生。这时，有人认出柳婧了，惊疑一声道：“你是……柳白衣？”

“柳白衣？”众人同时转头看来，有人笑着说道：“长得还真不赖。”于众人的笑声中，邓九郎也转头看来，见是柳婧，他深沉的眸光凝了凝。

四目相对片刻，邓九郎问道：“有事？”

柳婧一笑，她垂下眸，让阳光在她白皙得看不见毛孔的绝美脸蛋上描绘出睫毛那浓密的阴影后，说道：“没事。”

没事？没事跑上来盯着他看什么？

邓九郎皱起了眉头，示意众人安静后，大步走到柳婧面前。低下头看着她白皙透明的脸蛋，又问道：“找我有事？”

柳婧抬眸看向他，扬唇一笑道：“只是碰巧遇上了，便上来瞅瞅。”她向他一揖，“告退了。”说罢，柳婧身子一折，以一种极优美极雍容的姿态向下走去。

不一会儿，柳婧便下了酒楼，坐上了自己的马车。

朝酒楼上深深地看了一眼后，柳婧垂下眸来。这时，驭夫在外面问道：“公子，走不走？”

柳婧抬了抬眼皮，说道：“再等一等。”

果不出她所料，不一会儿，邓九郎那俊美轩昂的身影便出现在她视野中。在他经过时，几个银甲卫习惯性地开路，而路人习惯性地低头行礼。

看到他过来，四下便没了声音，众人俯首，柳婧低下头看着自己透明的指甲盖，暗暗想道：你慌什么？

邓九郎挥了挥手，让众人散尽后，他走到了柳婧的马车旁。目光沉沉地盯着她，说道：“来找我？”

柳婧长长的睫毛扇动了好一会儿，轻轻说道：“刚才听说，你要去西南平夷……这事是真是假？”

邓九郎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才声音一提命令道：“抬头看着我说话！”

柳婧应声抬头，对上她苍白的脸，邓九郎胸口大堵。

他重重地闭了闭眼。过了一会儿，他才低声说道：“下来！”

柳婧一怔，还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时，恢复了面无表情的邓九郎淡淡说道：“下来……有什么话，下来说！”

这时，一个清美的女子声音惊喜地叫道：“九哥哥，是九哥哥吗？”“哗啦”一声，五六辆马车围了过来，一个个美丽又修饰得当，气质不凡的大家闺秀出现在柳婧和邓九郎眼前。

邓九郎眉头刚一蹙起，又是一阵脚步声传来。转眼间，二楼刚与他相会过

的众世家子也都走了过来。

只是一转眼，柳婧便以措手不及的方式，出现在邓九郎的圈子里，出现在这些洛阳一流世家里出来的郎君小姑娘前！

那个率先发声的少女眼睛笑成了月牙，很是高兴地叫道：“啊，我识得你，你是那个收了很多很多长得俊的郎君在后院里的柳白衣。听人说，你后院里的美人，连梁王叔也比不上呢，是不是这样啊柳白衣？”

少女笑的甜美，娇脆的声音中带着几分天真。可这话中的含义，却恁地刻薄！

她竟当着这么多人，当着邓九郎的面，直白地说柳婧入幕之宾无数，淫乱无双！

因此，少女的声音一出，四下立时一静。

邓九郎转头盯向那一派天真的少女，向好不容易挤到他身边的地五问道：“她是谁家女？”

邓九郎这话一出，那少女脸色大变，要知道她刚才可是叫他“九哥哥”叫得很欢的，结果这个“九哥哥”连她是谁也不知道！这要传扬出去，可不就是天大的笑话？

地五看了少女一眼，恭敬地回道：“她是中郎将郑全的胞妹。”在皇帝还没有生病前，中郎将是邓九郎亲大哥的官职，这个替代他大哥成为中郎将的，自然是他大哥的亲信。

邓九郎眼神冰冷，“那你让人告诉郑全，他胞妹出口无状，我很不喜欢，以后别让她出现在洛阳！”

声音一落，少女脸色煞白。就在她想要叫些什么时，一只大手伸出捂住了她的嘴，把她双手反剪，“砰”的一声扔上了马车。

……做这事的大汉，自然也是一个银甲卫，在这洛阳街道做出这种毫不怜香惜玉的行为后，那大汉退到了邓九郎的身后。

这个举动，更是清清楚楚地表明了邓九郎的态度！

邓九郎的目光掠过脸色苍白的吴佼，掠过众世家子，朝柳婧的方向略一颌首，说道：“她是我的人……以后，说话小心一点！”

丢出这句话后，他朝众少年点了点头，“各位，我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你们自便。”他大步走到柳婧的马车旁，一闪身坐了进去。

直到众银甲卫簇拥着马车扬长而去好一会儿，众人才“啊”的一声哗然起来……

马车中，邓九郎低头看向柳婧，“说吧。”

“啊？”

邓九郎微蹙眉头，提醒怔忡的柳婧道：“你今天找我，就是想问我是不是

要去西南平夷了？”

回过神来的柳婧马上垂下眸，“是。”

“为什么关心这一点？你不是在皇后娘娘面前亲口说了，你过得很好，不想知道我的事，也不愿意嫁给我吗？”

柳婧抬头，双眸对上他黑沉得透不过光来的双眼。

四目相对一会儿，柳婧很快又低下头来，在阳光照耀下，她白皙的脸蛋白得过分，睫毛扑闪了一会儿，柳婧低声说道：“那你是不是要去西南了？”

“怎么，你就想问这个？我问你的话呢，就不想回答了？”

柳婧的唇嚅动了一会儿，低声说道：“你既然听到了，也就应该知道，你姐姐许我的，不过一妾位。”

事实上，以柳婧的地位家世，南阳邓九的妾位，她都说是“不过一妾位”，那还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沉默中，邓九郎似是想笑，可他动了动唇，却感觉喉中似有什么堵着。他死死地盯了柳婧一阵，最后却是闭上眼睛，什么话也没有说。

安静中，一个银甲卫在外面说道：“郎君，我们这是去哪里？”

邓九郎睁开眼来，他眸光暗沉地盯着柳婧，慢慢地命令道：“地五！”

“属下在！”

“去调集三百银甲卫，包围白衣楼！”

什么？

柳婧瞪着双眼，惊道：“你说什么？”

邓九郎没有回答，而是继续命令道：“把坤二也一并叫到白衣楼来！”

“是！”

霍焉等人正与匆匆赶来洛阳的下属忙活之时，只听“噤、噤、噤”，一阵急促而整齐的脚步声传来。

然后，紧蹙着眉峰的柳婧，跟在邓九郎和银甲卫身后走了进来。

邓九郎大马金刀地在主榻上坐下后，抬了抬眸，朝柳婧唤道：“柳氏，过来！”

应承他的，是包括柳婧在内的众美男护卫齐刷刷的注目。

对上这一个个如保护什么宝贝似的把柳婧团团围住，对他摆出防卫势的美男子们，邓九郎不怒反笑，语气格外轻柔地说道：“柳婧，你不想过来？”

柳婧一凛，连忙走了过去。

邓九郎微微后仰，以一种闲适的，却格外像主人的姿态看向走近的柳婧，“你刚才在马车上问我的话，我现在可以回答你：我不会去西南。”

见到柳婧的唇角几不可见地浅浅扬起后，邓九郎也是一笑，只是与柳婧那强行忍耐的欢喜雀跃不同，他的笑容没有到达眼底。

看着柳婧，邓九郎继续轻柔地说道：“还有一事，这次你到洛阳后的表现，着实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不过我昨晚已经想明白了，今天前来，就是想告诉你我的回复的！”

邓九郎的声音刚刚落地，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而整齐的马蹄声！

白衣楼上的众人一怔，霍焉几人大步走到了窗口处。

他们朝下一看，齐刷刷脸色大变。

张景大步冲了上来，看了邓九郎一眼后，转头看向柳婧，拱手一揖沉声说道：“公子，外面来了三百银甲卫，已把白衣楼团团围住！”

这时，又是一阵脚步声传来。

转眼，地五、乾三等十几个银甲卫出现在了楼梯口。这些百战血士，脚步声格外沉响，在霍焉等人齐齐望去时，众银甲卫已大步走到了邓九郎身前。

一个银甲卫躬身一礼，禀道：“坤二见过郎君！”一阵窸窣窸窣的声响，只见坤二从怀中掏出一个卷册，恭敬地递给了邓九郎。

外面剑拔弩张，里面鸦雀无声，只有邓九郎就着阳光翻看着卷册，而随着他那白皙的骨节分明的指节翻过卷册时，柳婧注意到，他的神情甚至可以说是温和满意的。

终于，邓九郎合上了卷册，只见他慢慢抬头，在定定地看了一眼柳婧后，缓缓转向堂中众美男。

他看向一侧的张景，慢慢说道：“张景，字文秀，扬州鄱阳郡人氏，家有一寡母和一十岁小弟……”他懒洋洋地叩击着几面，“你年少成名，刚满十五岁，便在鄱阳一郡无人不知。当地乡老想举你中秀才，你却说，‘如今之世，早已不如光武当年，有中秀才者，竟不识一字，有举孝廉的，与父亲都是分居的。’你还说，你的功名，会自己伸手去取！你对那秀才之名不屑一顾，也对那个早就中意你，一心一意想嫁你的邻家女儿钱济儿不屑一顾……所以你不知道，就在我拒绝了钱家的婚事，整理行装离开家乡的第三天，那个与你一起长大，对你一心一意，曾在我求学期间默默照顾你寡母幼弟的钱济儿便悬梁自尽了！”

一席话说得张景脸色唰地一白，颤着唇抬起头时，邓九郎说道：“你张景现在在家乡的名声已经很不好了，以后便是居于高位，美名扬于天下，这事也会成为你人生中的污点……”

邓九郎轻蔑地看了一眼失魂落魄的张景，已没有兴致说下去了。

他的目光，转向了桓子况。

迎上邓九郎的目光，桓子况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一步。

邓九郎见状，薄唇轻蔑地一扯，“桓子况，益州武城人氏，家有一兄三妹……”不等他说完，桓子况便朝邓九郎深深一揖，低声下气地说道：“郎君有话何不

直说？这般揭人之短又是什么意思？”

另一个叫邢秀的护卫也走上前来，朝邓九郎严肃地说道：“邓家郎君应该知道，人生天地间，除非圣人，孰能无过？郎君费这么大力调查我们又是何必？有什么话，何不直说？有什么要求，直提无妨！”

柳婧这时也走上前来，她刚要说话，邓九郎站了起来。随着他直立而起，那一袭黑袍便沉沉地坠在地面，铺出一条条优美又奢华的皱褶。

邓九郎左手按在卷册上，双眼扫过众护卫，说道：“诸君果然都是聪明人！我手中这个卷册上，记录了诸位郎君这二十来年间发生的大小事……你们放心，我无意用它对付你们！我今日把它宣读出来，是想警告诸位一件事！”

他目光掠过一侧的柳婧，傲慢地一颌首，“你们的公子，柳白衣柳氏，我可以不在意你们奉她为主，也可以不理睬你们与她同进同出，但是！”他的声音猛然一厉，“如果有人敢打她的主意，那就是欺我邓九！不管走到哪里，我必会全力击杀之！你们可明白？”

不由自主地，张景、桓子况等护卫面面相觑起来：敢情他们听了半天，受了这么一场惊吓，其实就是这邓家郎君怕自己这些人沾染了他的妇人，特地跑过来恐吓威胁的？

一阵轻咳之后，俊美中带着几分艳光的邢秀忍不住呛咳着说道：“邓家郎君这是何必？不说主仆有别，便是我家公子平素里，也不曾掩饰过她对你的相思，你这样子……”

邓九郎的声音突兀地传来，“你说什么？把话再说一遍！”

邢秀错愕地看着邓九郎，想了想后才重复道：“我说我们主仆有别……”

“不是这句，是另一句。”

“哦，我是说，我家公子平素里，也不曾掩饰过对郎君你的相思……”

邓九郎无语。

终于，乾三咳嗽了两声。

邓九郎这时也感觉到了不对，他拉下那因愉悦得意而扬起的唇，重重一哼。

邓九郎见众人再次噤若寒蝉，这才满意地退后几步。他在榻上重新坐下，手抚着榻沿，慢条斯理地继续刚才的话题，“你们的公子，柳白衣几次对我不恭不敬！”

他刚刚说到这里，邢秀便咳嗽一声，道：“邓家郎君，我插个嘴……你的妇人对你不恭不敬，这是你自个的事，关起门来清算就可以了，不必特意说给我们听！”

邓九郎一张俊美出奇的脸不由得僵住，片刻后，他狭长的眼眸微微眯起。

而随着他双眼这么一眯，还是第一次与他打交道的邢秀、张景等人，齐刷

刷一凛，低下头去。

邓九郎瞟了一眼恢复了安静的大堂，声音温和轻柔地说道：“柳白衣态度不恭，这让我很不满。她本是我的女人，如今她的名声，却处处与你们这些人扯在一起，这一点也让我很不高兴……为了矫正一些认知，现在我宣布，这白衣楼一楼，已由我的银甲卫征用了，以后，这里便是我银甲卫天地乾坤四部之乾部驻扎地。”

说到这里，邓九郎声音一提，清声喝道：“乾三！”

“乾三在！”

“去把白衣楼一楼大堂清理出来，同时对外宣布，从此后，白衣楼不再接待来客！”

“是！”

“地五！”

“地五在！”

“去把我的行装搬来，告诉府中，我暂时会居住在白衣楼中。如果有人非要追问，你便跟她们说，柳白衣是我南阳邓九护着的，早在数年前，便与我食则同几，卧则同榻，情谊深重。对了，便是皇后娘娘的人问起，也这样回复！”

“是！”

“我要与柳白衣说一会儿话，你们先出去！”

当整个二楼只剩下他们两人后，邓九郎倚着榻看了柳婧一会儿，道：“阿婧。”

“嗯。”

“刚才你知道我要去西南，心里很难受？”

柳婧瞪着一双乌黑的眼睛看了邓九郎一会儿后，转过头抿起了唇。

邓九郎低低笑了起来，又道：“这两年你一直跟他们说，你相思着我？”

柳婧的脸“唰”地一红，“没这回事！”

“没这回事？”

“对！没这回事！”

“……既然没这回事，你这么激动做什么？脸红做什么？”

“我乐意！”

这回答一出，邓九郎嗤笑一声。

他站了起来，走到柳婧身前定定地看了她一会儿后，突然伸手把柳婧搂入怀中！

柳婧猛然被他搂住，刚要挣扎，邓九郎双臂收紧制住了她的动作，傲慢地说道：“那个邢秀说你对我犯相思的话，我听了也喜欢……等会儿下去，我会赏赐于他！”

见到他这德行，柳婧有点恼，感觉到他那越发锁紧，如铁铸一样的双臂，不知想到了什么，便慢慢地把脸搁在他的颈窝处。

感觉到柳婧突如其来的软化，邓九郎越发唇角上扬，他微微低头，用自己的脸贴着她的脸，亲密地摩挲起来。

也许是分别太久，也许是这般相依相偎的时候，柳婧曾在梦中回味过。她闭上眼睛，静静地感受起他的温柔来。

让时光变得静谧的依偎中，柳婧轻轻的声音传来，“你真不去西南了？”

“嗯，不去。”

“皇后娘娘可会生气？”

“会！”

柳婧抬头看向他。对上她眨动的长长的睫毛，还有那乌黑的，因为太过黑亮，仿佛都有湿意的眸子，邓九郎的心，突然酥软起来。

邓九郎右手抚着她的背，说道：“我姐姐她，原来对你我之事还会笑话几句，平素看我时也带着几分戏谑，可那一天她下令时，分明语气已变。我也不知道她想到了什么，可看姐姐那模样，是不想你我在一起了。”

邓九郎看着纱窗外浩瀚的蓝天，又说道：“我知道姐姐她很难，她发出的命令，我一直很少违背。可这一次，我断然是不会听她的了。你我都二十有余了，我再去西南几年，只怕回来后，看到的你已儿女成双……阿婧，这事我光是想想，便无法容忍。”

邓九郎低下头来在柳婧的额头上亲了亲，突然声音变得低低的，透着委屈，“阿婧，那天你在我姐姐面前那样说话，我听了很不高兴，很难受……”

柳婧悄悄地环上他的腰，长长的睫毛扑闪了好一会儿，她才低低地说道：“你姐姐让我做妾，我不喜欢。”她抬起头来，在邓九郎微抿的薄唇上亲了亲后，“别说是做妾，便是让我与吴佼她们和和乐乐一起嫁你，由我做你的妻，我也不愿！”

以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坚决和冷静说出这句话后，柳婧扯开邓九郎的双臂向后退去，声音一提，清喝道：“来人！”

一阵脚步声响，转眼间，霍焉、张景等人唤道：“公子？”

柳婧微笑道：“九郎的命令，你们刚才可收到了？还不贴出告示，向父老乡亲说明此事？”

“好的公子。”

“邓九郎累了，派两个人送他下楼。”

“是！”

在两个护卫走来时，邓九郎专注地凝视了她一会儿，衣袖一甩迈步就走。

收回目光，柳婧想到邓九郎揣着的那份卷册，转向张景等人说道：“邓九

郎那份卷册……”她这几个字一吐出，几个护卫的脸色便微微一变。

柳婧放慢语速说道：“有所谓不招人妒是庸才！这世上品行无缺者，不是极端庸碌无能之人，便是大圣大德之人。前汉开国功臣之一陈平，还不过是个盗嫂偷金的角色呢。男子汉大丈夫要成就功业，哪里能够面面俱到？”

安抚到这里，她又说道：“邓九郎也是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拿出那份卷册，也不过是要求你们离我远一点。事实上，只要你们与我清清白白，他压根儿就不会大张旗鼓，耗费心血来做那些多余的动作！”

听她这么一说，众护卫齐刷刷低下头来，应道：“公子放心，我等明白。”

“明白就好。”

说到这里，柳婧转向了张景。

张景的情况，柳婧其实知道一些。那自杀的女子比张景还年长一岁，从小就与他亲近。因女子父母已逝，只有一个不理事的兄长和一个懒惰的嫂嫂，所以可以说，她差不多是在张景家长大的。

那女子这么多年来，一直照顾着张景，也照顾着他的家人，是一个如同姐姐一般的人物。现在这么一个亲人为他自尽，他一时片刻过不了心中一关也是正常的。

张景与那女子既无媒妁之言，又无婚姻之誓，两人之间的牵绊，不过是那女子单方面的执着罢了。说起来，似乎不应该成为张景人生中的污点。

可这么些年来，他和他的家人接受那女子的亲近和帮助，耽搁了对方的青春年华，最终却连一个名分也没有给她，以致逼得她自尽，被人口诛笔伐那是当然的。那些指责张景和他父母的人，自然不会想到那女子家中只有兄嫂，要是兄嫂不愿意为她的婚姻之事操劳，她被耽误下去也属正当。更不会想到，在张景心中，那女子只是一个姐姐，不管是做妻还是做妾，都不是他所愿。

柳婧想安慰张景两句，可看到他神色恍惚，便又琢磨着，还是等他心态平稳后再说不迟。

见柳婧沉默，邢秀上前一步低声问道：“公子，这一楼大堂叫南阳邓九给占了，那我们……”

一提起这个，柳婧便蹙起了眉，沉吟了一会儿，她说道：“邓九郎的性格我了解，他既然下了这个决定，那就避无可避。这样吧，你们把隔壁那院子买过来打通布置一下。”

“是。”

“想来不过多久，整个洛阳的人就会知道，我柳白衣，是他南阳邓九护着的……”柳婧出了一会儿神后，冷静下来又道，“这样的风声放出去，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没有好处！”在众护卫暗暗点头中，柳婧脸一冷，严肃地说道，“可是！

不管如何！他邓九郎的，就是他个人的，我柳白衣也罢，诸位也罢，我们要的东西，只能自己伸手去拿，去争，去取！所以，请各位谨记，便是邓九郎住进了这白衣楼，他与我们的关系，也只是同居一楼的关系！有他没他，我们都是——记着，一切按照原来的计划行事！”

柳婧这命令一出，众护卫同时应道：“公子所言极是！”

在晚霞染红了半边天空时，柳婧出了白衣楼。

一出白衣楼，她与霍焉等人一道，也在回头望着那些忙碌的银甲卫。

柳婧只看了一眼，便移开目光，她眯着眼睛看了看外面那灿烂的霞光，突然说道：“那时九郎离去后，可曾前往皇城？”

“不曾。”

柳婧点了点头，她出神地看着远处起伏的葱郁青山，对着霍焉说道：“阿焉，关于银甲卫和邓九郎入驻白衣楼一事，你可有想法？”

霍焉迟疑了一会儿，说道：“公子想如何便如何，霍焉一切听公子的。”

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坚决，抬起头来看看着柳婧，涨红着脸说道：“……便是公子最终没有婚嫁，霍焉也会伴在公子身侧。”

柳婧回头看向霍焉。

对上她的目光，霍焉却别过头去。望着这个在夕阳下格外冷清的美男子，柳婧突然醒悟过来：他是在向自己表达情意！

他竟然在向自己表达情意！

柳婧震惊了，唇瓣虽蠕动着，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来。

就在她傻傻地看着霍焉，不知说些什么才好的时候，突然，一道熟悉的目光盯在了她身上。

柳婧回过头去。

这一回头，她对上了站在对面酒楼二楼，正低着头朝她望来的邓九郎。

邓九郎的目光有点沉，他眼睛眨也不眨地盯了一会儿霍焉，便转向柳婧。见柳婧也注意到了自己，他薄唇微动，无声地命令她，“上来！”

对上邓九郎那不容置疑的坚决神情，柳婧转向霍焉，她没有回复他，而是说道：“我明白你们的意思……”在霍焉赫然抬头时，柳婧低声说道，“你也罢，张景也罢，还有他们，其实都不喜欢我现在这样……舍不了，断不掉，忘不净，也得不到。阿焉，你们说得对，我是应该干脆一点。”

她跳下马车，“邓九郎在上面，我与他说说话。”转身朝那酒楼走去。

霍焉这才看到那酒楼上的邓九郎。两个男人，一个在酒楼上，一个在街道中，彼此之间的距离，相差不过二百步，面目可见，眼神可见。在霍焉静静地朝邓九郎望去时，邓九郎双手抱胸，正在冷漠地、居高临下地盯视他。